

周六，我拗不过儿子，不得不停下手中的活计，骑着自行车带着他到川汇区生态园游玩。

十来分钟光景，我们便来到了生态园千亩果园。行走在果园里供游人通过的水泥路上，仿佛置身于世外桃源：原本在五一假期青翠欲滴的桃儿、杏儿们，这时高挂在枝头纷纷露出了黄的、粉的脸儿。在一片凯特杏采摘区，我们二十元摘了四斤黄中透红的杏儿。付了钱，在水池旁洗了三两个，我们径直到假山的凉亭下休憩。望着手中鲜嫩可口的杏儿，还未来得及入口便流了口水。远处金黄的麦浪一波接着一波，一阵阵沁人心脾的果香、麦香扑面而来，令人陶醉，一路的辛劳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望着假山脚下儿童娱乐场里玩得正欢的孩子们，闻着远处飘来的丰收的馨香，我的思绪不知不觉间飘飞到了二十多年前……

在我清贫的少年时代，果树在我们村子里是极少见的，杏树仅有三四棵，柿树、石榴有那么七八棵，苹果、桃树也没有，更不用说樱桃、李子了。正月里一夜春风刮过，太山家屋后的海子边上杏树便开了花，大概也就是三四天光景，一片片雪白的杏花便纷纷扬扬地洒落一地，令人好生惋惜，就在人们叹息之余，杏树的一个个花蒂间便露出了一个个毛茸茸的脑袋，哦，结子了，伙伴们奔走相告。于是，伙伴们互相约定谁也不准靠近杏树半步，惟恐碰掉了一个小小的杏孩儿。两个多月过去了，在大人的不经意间，在伙伴们企盼的目光里，在满树青绿的枝叶间便结出了一个又一个鸡蛋黄大小的杏儿。这时，绿色的田野里小麦也早已抽了麦穗

儿，一个个头上顶着白花花、青花花的麦穗正在扬花呢。小伙伴们放学回来眯人不注意猴急般爬上大腿粗细的杏树摘下三五个青杏蛋儿，赶紧躲到一堆柴火堆旁迫不及待地咬上一口。哇，恁酸耶！禁不住咧着嘴、眯起了双眼，果真就是那种酸掉牙的感觉。酸也得吃，谁叫咱没吃过东西呢，再咬一口，白白的杏核中淌出一些透明的苦水。呀，咋恁苦耶！还呸啐两口，赶紧把剩下的两个扔了。这青酸的杏儿每

爷家猪圈里那三棵杏树也该熟了吧。冬爷家没有狗，下午割过猪草便会一个假装去屋里和冬奶说，俺娘让俺来借你家的竹篮子赶明儿去俺姥娘家走亲戚，一个住猪圈里扔猪草，第三个人爬上墙头上树摘杏。待到摘了六七个赶紧下来，在墙头外朝里咳嗽一声，屋里的小伙伴便会对冬奶说，您不好腾篮子我明清早再来吧，便溜之大吉，跑到一边享受偷杏的快乐。倘若被冬奶发现了，她便会让树上的人小心下来，

颗颗青黄中带着颀花的麦粒儿连同麦糠便会散成一片，等到麦穗全部烤完揉好的时候，奶奶已累得腰酸背痛直不起腰来，额头上沁出了密密的汗珠。这时，满簸箕的麦粒香味儿让人忍不住抓上一把，吹去麦糠，放在嘴里一嚼，香喷喷、甜丝丝的。奶奶用簸箕一下一下地簸去麦糠和草灰，把揉掉的麦粒簸得干干净净的。等到奶奶簸完的时候，我和堂弟国锋的小手变得黑乎乎的，嘴角沾满了星星点点的草灰，俨然扎出了一根根小胡子。然后，奶奶把簸好的烤麦粒倒在石磨上，让我和国锋推，那石磨在我们蹒跚的脚步下发出嗡嗡的声响，上下磨盘间便会碾出一条条时断时续的蚯蚓状的捻转。末了，奶奶把它们收拾起来，待到大人们下地干活回来吃饭的时候，奶奶就会把碾好的捻转撒上盐粒，浇上蒜汁和棉油搅匀，就这样，一盆捻转就调好了。一家人就着沾手的红薯面窝窝头吃着满口清香的捻转，喝一碗红薯丁子稀饭，足可美美地吃上一顿。

现在，老家冬爷家的杏树早已不见了踪影，太山家的杏树仍每年依稀地结着几个青杏，不知故乡的孩童们是否还在麦黄芒的时候重复着昨天我和小伙伴们快乐的童年？兴许，外地或本地的果园多了，大人们花上十元八元便会买回二斤黄杏让孩子们过过馋瘾吧，这在城市里是不足为怪的，在生态园里现吃现摘倒是常有的事。只是，随着石磨的退出，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在农村会做捻转这种吃食的人越来越少了，十余年来在老家还不曾吃上一次，倒是在城市饭店的餐桌上端上一盘鸡蛋炒捻转，颜色青青的，煞是好看，只是味道大不如从前了。



麦祭

尚纯江

每到收麦时节，看到那隆隆开过的大型联合收割机时，麦收时节父亲祭祀社稷的场景便会一幕幕印现在我的脑海里。收麦时节，初夏的夕阳火红火红的，把天空染成一片红色，如同母亲烧得火红的灶火，景色美丽动人。在这黄昏时候，天空中飘来阵阵凉风，父亲在这时便乘风扬起了场，只见麦糠飘飘洒洒、随风飘去，而金黄色的麦粒便渐渐隆起一片。

这是我家收获的第一场麦子。那时收麦全靠镰刀，一把镰刀沙沙地向前割去，一片片的麦子便倒在身后。之后拉麦、摊场、打场、扬场等一道道工序之后，黄灿灿的麦子便呈现在人们的面前。

每当此时，父亲便将麦子拢起圆囤高高的一堆，抓一把捻在手里，麦子沙沙作响，声音清脆而爽朗。父亲的脸上露出了得意的微笑。捡几颗麦粒攪在嘴里，嚼了嚼，麦子在口中发出“嘎嘣嘎嘣”的声响，麦子的香味使父亲脸上漾起一道道的皱纹。“丰收了！”父亲这时总是快活地叫道。

这时，我会从篮子里取出一盘鞭炮来，拿出几只盛有贡品的碗。父亲接过碗恭恭敬敬摆放在场里的张小桌子上。供桌摆放在那堆小丘般的麦堆前面。以前，打下第一场小麦时，是要为五谷神上贡的，说是要感谢五谷神的恩赐。说是贡品，无非是些花生水果油炸食品。

“放炮！”在父亲的喊声中我高兴地点燃了鞭炮，“噼里啪啦”的鞭炮声便在打麦场上响起。这时，村里其他人家的打麦场也响起阵阵震耳欲聋的鞭炮声。

父亲便在这此起彼伏的鞭炮声中点燃了香火，在供桌面前恭恭敬敬磕了几个头。这就是父亲在每年收获第一场小麦时必须做的工作：麦祭。

麦祭仪式虽然简单，但很隆重。这时人们的脸上严肃而恭敬，麦祭是祭拜神灵

的，这个神灵就是社稷之神。社稷之“社”是指土地之神，“稷”是指五谷之神。本来祭拜社稷之神在古代只是帝王诸侯的特权。他们祭拜社稷之神，是为了保全自己的江山社稷能够千秋万代。江山是老百姓们不敢问津的，而社稷则是小老百姓们所必须关心的。人常说：民以食为天。孟子则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百姓们每当收获季节就衷心感谢土地和五谷之神赐予了他们土地和粮食，希望从此能够过上五谷丰登的好生活。后来，这个仪式被传到民间，传承下来，成为收麦时特有的仪式。

麦祭结束了。这时父亲的心情便格外的好。“孩他娘，给孩子们发两个鸡蛋。”母亲便从篮子里拿出煮熟的鸡蛋来，给我们每人手里发上两个鸡蛋。那时，我们只有在生日或者打头场麦时才能吃到煮鸡蛋。所以麦祭的日子，是个令人向往的日子，因为此时我们不但能够吃上两个鸡蛋，更重要的是，小麦丰收可以改善我们的生活。

然而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粮食再也不是人们所关心的主要话题，人们关心的是谁家的楼房建得高大漂亮，谁家新买了小汽车。而麦祭逐渐退出了人们的视野，成为一种遥远的记忆，甚至有的人连麦祭这样的仪式也没有听说过。我这时总在想，即使人们抛弃了原始的落后的祭拜社稷的麦祭仪式，但社稷却是我们永远的话题，我们感谢土地，他给了我们赖以生存的基础，五谷之神给了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源泉。我们在寸土寸金的今天，要格外珍惜土地和粮食。

本版策划:马芯 杨雅萍

“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夜来南风起，小麦覆垄黄。”每年立夏过后，小麦开始扬花灌浆，然后变黄成熟。一年一度的麦收时节就要开始了。这是农村的重要农时，这是农民的盛大节日，他们经过八九个月的辛勤耕作，就要满怀希望地开镰收割了。

我从小生活在农村。那时候年少不记事，但对于麦收却有印象。儿时农村生活苦，能吃白面馍的时候不多，麦收时可以吃几天。小孩子贪吃，只记着吃白面馍，至于麦收时的辛苦，那不是小孩子操的心，所以我小时候感觉麦收真好，因而常常盼望麦收。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上了小学，麦收时节，农村学校是要放农忙假的，我们这些小学生要组织起来搞复收，把掉在地里的麦穗拾起来交给生产队，这些劳动虽然风刮日晒，但绝没有大人那么辛苦，况且是小学生集体活动，大家心情很好，活轻时间短，我们也不感到累。有时候我也会被队长派去看护麦田，那样会更轻松一些，我还常常想像着自己成了保卫麦收的小英雄，挺神气的。麦假结束的时候，队长还会给我写一份

布谷声声，金黄的麦浪翻滚。爹揉搓了一捧麦粒，攪进嘴里几粒嚼了嚼，说：“熟了，明个割。”吃罢晚饭，爹和娘在院里磨镰，清淡的月光下，嚓嚓的磨镰声在静寂的夜里分外响亮。

天刚蒙蒙亮，全家人就赶到了麦地，影影绰绰中邻家地里已有人在收割。二话不说，爹、娘、姐、俺、妹妹就埋头割了起来，一抱抱麦秆应声倒地，沉甸甸的麦穗发出沉实的响声。

阳光升起来了，淡淡的薄雾在麦田上空缭绕。简单吃了个鸡蛋、油饼，就又挥镰上阵。到日上三竿，已割了一半。爹和俺开始用架子车往麦场拉，预备摊碾。日头毒辣辣，浑身

那年收麦

李自强

汗淋淋，全家人仍在加紧收割。终于在过午时分，完成了收割任务。全家人联合把剩下的麦拉到麦场，邻家的二柱开来了四轮拖拉机，在麦秸上来回碾压。拢起麦粒，已是夕阳西下，橘色的余辉斑斓多彩，照在喜气洋洋收获丰收果实的家人脸上。

夜幕降临，繁星满天，晚风轻拂。我留守麦场看守粮食。乡亲们聚在一起，谈起收成及秋季打算，人人脸上充满喜悦。

得了个优胜奖——工作人员们都得不高兴，就因为等蜗牛撞线，厨师们给评委们多加了一餐饭，管茶水的多续了好几次茶。不过组委会还是决定给蜗牛颁发优胜奖：蜗牛是慢，但他毕竟扛着房子！

兔子这次终于赢得了一等奖，听说他在赛后的记者招待会上发表感言：对乌龟因为肚子痛没来参赛表示遗憾。并且很谦虚地说，如此一

来大大降低了他冠军的含金量，所以他希望下次“华山论剑”时会遇到乌龟兄，再切磋切磋！

不过这都是听风说的——蝴蝶不在，只能听风传播一些消息了。风的话能

信吗，摇摆不定，光伏发电的幅度就能分十几级。

小灌木有些想念燕子，燕子是要到更南方去过冬的。虽说大家都是明年春天再见面，可想到燕子在外地，因为距离远，这想念也就长了一些。燕子临走前，还听见蝴蝶咕啾着燕子不够朋友，走那么久。

就这样想着，天慢慢黑了，小灌木不知不觉睡着了。

它真的做了一个关于春天的梦！

童话故事



快乐童年 苗青 摄